

关于中村不折旧藏敦煌、吐鲁番所出《金光明经》古写本

萨仁高娃 柴剑虹

作者简介: 柴剑虹, 男, 1944 年生, 浙江杭州人。历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编辑、《文史知识》副主编、汉学编辑室主任。现为中华书局编审,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 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内容提要: 此前, 除日本外, 各国藏敦煌、吐鲁番出土古写本图集皆已问世。而最近, 日本方面内部刊印了三卷《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 尽可能展现了中村不折旧藏中国出土墨书文物的原貌。本文介绍卷中 77 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卷中 84 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卷下 155 号北凉写卷《金光明经卷第四》、卷下 166 号六朝时期写本《金光明经卷第三》。前两者为敦煌出土, 后两者则吐鲁番出土。卷中 77 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末有尾记“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封制于长安西明寺新译, 并缀文正字”, 与英藏敦煌文献 S.4268 尾记完全相同。付增湘旧藏中也有一件尾记相同者, 只是其中有武周时期所造新字。S.523 和 S.3870 首残尾全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末也有相同题记, 前者中亦有武周新字。就同一年款而言, 这些经卷或其底本为同时所抄。另外, 敦煌本中, 有最早题记者为 P.4506《金光明经卷第二》, 其年款是“皇兴五年”(471), 而新疆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卷第二》的题记为“庚午岁四月”(430)。所以卷下 155 号北凉写卷《金光明经卷第四》更能真实反映北凉昙无讖(385—433)本刚翻译后不久的情况, 可见以上虽为残卷, 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金光明经》 中村不折旧藏

On ancient copies of the *Suvarāprabhāsa*sūtra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in the Nakamura collection

Saren Gaowa and Chai Jianhong

Biography: Chai Jianhong, male, born in 1944, from Hangzhou in Zhejiang province. Editor of literature section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Zhonghua shuju), deputy editor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nowledge* series, director of Sinology section. Currently serving as senior editor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Dunhuang & Turfan studies, visiting professor at Zhejiang university, Renmin universit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visiting researcher at the Dunhuang Academy.

Abstract:

Apart from in Japan, Dunhuang and Turfan collec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have long been known to the outside world. Recently, 3 volumes of manuscripts from the Nakamura collection in Tokyo, Japan have been published, revealing the manuscripts to scholarly circles.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number 77 in volume 2, the first *juan* of the *Suvarāprabhāsa*sūtra, number 84 in volume 2, the sixth *juan* of the *Suvarāprabhāsa*sūtra, number 155 in volume 3, the fourth *juan* in a Northern Liang *Suvarāprabhāsa*sūtra, number 166 in volume 3, the third *juan* of

a *Suvarāprabhāsottamasūtra* from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The first two are from Dunhuang, the last two are from Turfan. Number 77, the first *juan* of the *Suvarāprabhāsottamasūtra*, has a colophon dating it to Chang'an year 3, and the text of the colophon is exactly the same as that of Or.8210/S.4268. In Fu Zengxiang's old collection there is also a similar colophon, the only difference being that new characters created in the Wuzhou period are used. Or.8210/S.523 and Or.8210/S.3870 also have similar colophons. With the same dates, it seems these manuscripts were copied around the same time. Furthermore, among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earliest recorded manuscript of the sutra (2nd *juan*) is P.4506 dated to "Huangxing 5th year" (471 AD), and the 2nd *juan* of the sutra from Turfan at the Xinjiang Museum is dated to 430 AD. Thus number 155 in volume 3, the fourth *juan* in a Northern Liang *Suvarāprabhāsottamasūtra* can reveal much about the period just after the translation by Dharmaraksha (385 AD -433 AD) during the Northern Liang, showing that although the above are fragments, they have great research value.

Keywords: *Suvarāprabhāsottamasūtra*; Nakamura collection

本次座谈会关于《金光明经》古写本的专题研讨，主要是着眼于俄罗斯、印度、中国的藏品，很少涉足日本藏品，而本文所要介绍的恰是日本中村不折旧藏敦煌、吐鲁番所出《金光明经》写本，希望对学者们的研究会有所帮助。

上世纪 60 年代，王重民等先生编撰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以下简称《总目》）“散录”部分所列“日本人中村不折旧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内曾著录了三件《金光明经》古写本，由于未见有图版刊布，我们一直不知其详。最近，日本方面已经内部刊印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简称《集成》），四件敦煌、吐鲁番所出的《金光明经》正在其中。由于日本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的中国出土墨书文物，以前从未完整结集影印出版过，而其目录，也仅由中村不折旧的长子中村丙午郎根据其父所做的工作，油印过一份《经卷文书类目录（中国及本国部分）附解说》，但那只是靠丙午郎手写而成的简单目录，发行量很少，也就极少有人知道那些藏品的具体内容。而此次出版的《集成》，不仅是在原有《经卷文书类目录》的基础上，补全了原目录未收者，而且将文物原件经高清晰度摄影后全部彩印，尽可能展现中村不折旧藏中国出土墨书文物的原貌，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下面，我们具体介绍《集成》所收的四件《金光明经》古代写本。

1、卷中 77 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

集成末尾作为叙录附入的《经卷文书类目录》中，这样描述本卷：“隶书，卷首缺损，十五纸。幅八寸二分，长十九尺六寸，乌丝栏。唐周则天武后长安三年（西历 703 年）写。跋文二行‘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奉制于长安西明寺新译并缀文正文字’。”，看具体经卷，尾题末应是“缀文正字”，第二个“文”字系丙午郎误植。而《总目》的著录是“敦煌出（唐）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封制于长安寺新译，并缀文正字”ⁱ，又丢了“长安西明寺”的“西明”二字，但已指明了此卷为敦煌出土。

经文首残尾全，乌丝栏，尾题“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卷首残破部分背面有古代裱补，并且裱补纸正面有乌丝栏，现通过破损处，露在经卷正面。卷尾有近代裱补纸以做拖尾。部分纸张未能衔接好或者乌丝栏不齐，导致两纸交界处的文字和上下栏错位，如二、三纸衔接线歪斜，三纸第一行文字以及上下栏明显低于二纸末行和上下栏。

根据现存部分内容，此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之首残的“序品第一”和首尾全的“如来寿量品第二”。残损的第一行为“（残）通。逮得总持。辩才无量。（残）”。此卷虽为敦煌出土，但根据此残损的首行，翻阅其他敦煌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未发现与其能够缀合者。敦煌本中，有几件《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第一》前有《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而此

件前是否有《圣教序》，由于首残，不得而知。

据《总目》，傅增湘藏敦煌卷子目录中有一件武周长安三年的《金光明经》，见其说明应是十卷本的《金光明最胜王经》，题款“大周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月壬戌玄藏法师义净奉制于长安西明寺新译并缀文正字”ⁱⁱ，与所述经卷题记如出一辙。惟一不同的是前者题记中多了十六条参与译经工作的人员名单及译场列位。所述经卷在尾记之后又有两个空白乌丝栏，故其后无其他信息。另外，英藏S.4268是首尾全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其末尾亦有与此卷完全相同的年款题记，文后所附音义字也相同，只是每行所含字数不同。有趣的是，英藏S.523和S.3870首残尾全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末也有题记“大周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月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奉制长安西明寺新译并缀文正字”，然而前者年月中使用了武周造新字，并且有译场列位，显然是武周时期的版本。以上同一年款说明这几件写本或其底本同为武周长安三年（703）的义净译本。遗憾的是，现在看不到傅增湘藏品，但根据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其具体卷次为卷五ⁱⁱⁱ（经笔者向傅熹年先生查询，傅氏藏敦煌写本经文革浩劫已不知下落。）就同一卷次来讲，我们可以判断中村不折藏品和S.4268的底本为同一经卷，而傅增湘藏本为武周当时的最早抄本，因为不仅其年款中出现“月”、“正”等字的武则天时期造字，而且据傅增湘先生考证，其经文内武氏所造字还超出了《宣和书谱》记载的十九字范围。《金光明最胜王经》在武周长安三年有了新翻译的版本，所以其后出现此类年款题记亦不足为奇，如果通览各国藏敦煌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应该发现更多相同年款题记者^{iv}，只是因为该译本问世后两年武氏逝世，其新造字随即废止，所以后来的唐写本中未见这些新字也就很自然了。

2、卷中 84 号《金光明最胜王经》

《集成》结尾叙录中描述该卷：“隶书，四纸，幅九寸，长4尺6寸。敦煌出土。跋文1行‘大顺元年十二月九日沙弥诵讫’。唐昭宗大顺元年（西纪890年）写。跋文墨色极薄。”并说明此件亦出土于敦煌。《总目》中只记“大顺元年（公元890）十二月九日沙弥诵记”^v。中村不折的《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中也曾记录此卷^{vi}，然而作为有题记经卷而言，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中却未收此件。

经文首残尾全，乌丝栏，有燕尾。尾纸与前纸间的接封断裂，尾题“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经文系“四天王护国品二十”。集成叙录中虽讲四纸，但从图录上看，间似乎有细条的补纸，若是，应是7纸。首行“（残）莎诃/世尊我若见此诵咒……”，未发现与其他敦煌遗书能缀合者。

3、卷下北凉写经残卷（六）：155号《金光明经卷第四》

《集成》著录：“今隶书，幅八寸。残章九行和流水长者品十六，共计长六尺三寸。尾记‘相华所供养经’。”《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中描述其文字特点为：“此写经文字的特点是竖画长。碑学者曾对东汉《石门颂》中‘命’字的悬针颇为惊奇，而此经的文字竖画却悉长。可知古人的结字法，毕竟不是简单的同一形式。”^{vii}而《总目》虽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但其中还是著录此件为“吐鲁番出土，外有般若论、大涅槃经、法华经方便品、维摩经注四经。”^{viii}《集成》叙录中还提及系“旧王树相藏品”，说明此件为中村不折从王树相^{ix}手里购得的藏品。

经首残，有近代通卷裱补，所补护手有题签“庚戌九月王树相题”。《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品十六》前所存九行为卷第三的《金光明经除病品第十五》的结尾部分。尾纸下半部甚残，其乌丝栏与前纸错开，故文字高低不一。

大正《大藏经》（16）所收北凉昙无讖本《金光明经卷第四》后有《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而此卷虽是《金光明经卷第四》，但其后并无《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此件为吐鲁番出土的北凉时期写本，我们现所看到的敦煌本中，最早题记者有法藏P.4506《金光明经卷第二》，其年款是“皇兴五年”（471），而新疆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卷第二》的题记为“庚午岁四月”（430）^x，皆是北魏昌盛时期^{xi}写本。因此，比起敦煌藏经洞所出本和近年出版的大正《大藏经》（16）所收本，此卷更能真实反映昙无讖（385—433）本刚翻译后不

久的情况。

4、卷下 166 号六朝以来写经残卷（廿）：166 号②《金光明经》

《集成》中将其列入有题签经卷，并述“六朝以来写经残卷，出吐鲁番，素文^{xii}珍藏七十七，目录中提‘王树枏藏品’。”而叙录中描述为“今隶书，二十一行，幅八寸一分，长一尺七寸六分，乌丝栏。纸面中央有《金光明经善集品第十二》。”《总目》和《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中均未收此件。

经文首尾残，有近代通卷裱补，末有近人墨迹。现存 2 纸，竖乌丝栏上加横线。根据文中所见《金光明经善集品第十二》，知此卷为《金光明经卷第三》的残存内容，其前后应该是《金光明经散脂鬼神品第十》、《金光明经正论品第十一》和《金光明经鬼神品第十三》《金光明经授记品第十四》、《金光明经除病品第十五》。

以上是中村不折旧藏《金光明经》四个写本的简单介绍，从中不难看出其学术价值。因此次座谈会的主题是《金光明经》的调研，特根据《总目》的著录，下面再附列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散藏敦煌文献中的一些《金光明经》古写本目录，以供学界进一步比照参考。

1、前中央图书馆藏卷目

- 《金光明最胜王经》（存一卷）：唐释义净译，唐人写卷子本，存大吉祥天女品第十六；
- 《金光明最胜王经》（存一卷）：唐释义净译，唐人写卷子本，存卷六；
- 《金光明最胜王经》（存一卷）：唐释义净译，唐人写卷子本，存卷一；
- 《金光明最胜王经》（存一卷）：唐释义净译，唐人写卷子本，存卷九；
- 《金光明最胜王经》（存一卷）：唐释义净译，唐人写卷子本，存如来寿量品第二。

2、旅顺博物馆所存敦煌之佛教经典

- 《合部金光明经》（第四）
- 《金光明最胜王经》
- 《金光明经病除品》（第十五）
- 《合部金光明经》（第二）
- 《金光明经》（第八）
- 《金光明经》
- 《金光明最胜王经》（又第五）

3、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

- 《金光明最胜王经》（首尾全）
- 《金光明经卷第三》（卷全，末附有音义一行）
-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首尾全，首附有金光明经传）
-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首尾全，背有地藏菩萨本愿经分身集会第二，首全）
- 《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卷，首尾缺，诸天药叉护持品第廿三起至除病品第廿四止）
- 《金光明经卷第四》（有尾）

4、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

- 《金光明最胜王经》（梦见忏悔品）
-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三》
- 《金光明经卷第三》（唐乾宁九载写经）

5、刘幼云藏敦煌卷子目录

- 《金光明经卷第三》（唐乾宁九载写，长一丈五尺、高七寸五分）

6、傅增湘藏敦煌卷子目录

- 《金光明经》（武周长安三年写本）

7、日本诸私家藏敦煌写经目录

- 《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全卷，三井源右卫门藏）

- 《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五》（一卷，三井源右卫门藏）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全卷，三井源右卫门藏）
《金光明经》（首尾皆残，三井源右卫门藏）
《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四》（三井源右卫门藏）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唐写，山本悌二郎藏）
《金光明经卷第七》（一卷，初唐写本，吐鲁番出土，山口谦四郎藏）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五》（一卷，卷末译场列位，清野谦次藏）

8、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

-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首尾缺）

9、日本未详所藏者敦煌写经目录

- 《金光明最胜王经》（一卷）
《金光明经》（一卷）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一卷）
《金光明最胜王经大辨才天》（一卷）
《金光明最胜王经显空性第九》（一卷）

ⁱ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3页。

ⁱⁱ同上，第328页。

ⁱⁱⁱ据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北0743《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笔者按：北0743并不是《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而《敦煌宝藏》所收所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中也无此类）、雨39《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龙谷大学图书馆藏西526《金光明经最胜王经卷五》等后均有相同的年款题记以及完全一样的译场列位。

^{iv}据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日本根津美术馆藏《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西大寺藏《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十》也有相同的年款题记和译场列位。另外，滨田德海旧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廿三》、南禅寺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五十》、知恩院藏《妙色王因缘经译记》和《佛说善夜经译记》也有相同的年款题记。

^v同上，第331页。

^{vi}中村不折著、李德范译《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3页。

^{vii}同上，第47—48页。

^{viii}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1页。

^{ix}王树枏是上世纪初的新疆布政使。中村不折藏品中王树枏旧藏占多件。据藏品来源介绍，中村不折于大正11年（1922）花二万日元从文求堂购得“王树枏氏古写经二十八卷及八帖代金”。而集成末所列出的王树枏旧藏品却有卷子本三十卷、册子本八帖，内有六朝经卷1—12，除卷1、3出土于鄯善外，其余均出自吐鲁番；唐经卷1—12，出土于鄯善、库车、千佛洞等地；回鹘文经卷1—3以及六朝、唐经卷残片。

^x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大藏出版会社1990年版。第84页。

^{xi}北魏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

^{xii}素文指梁素文，是与王树枏同时期驻迪化府的官员。中村不折藏品中，其旧藏仅次于王树枏。中村不折从昭和二年（1927）至五年（1930）间购得的，内包括鄯善出土的《妙法莲华经卷第十》（10号），敦煌千佛洞出土的《摩诃衍经卷第三十二》（17号）、《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53号）、《妙法莲华经卷第二》（73号），敦煌出土的《天请问经》（71号），吐鲁番出土的《月令》（130号）、《北魏写经残卷十六、十七》（162、163号）、《六朝以来写经残卷（廿）》（166号）、《晋宋以来写经残卷（廿一）》（167号）、《六朝及唐人墨迹（廿二）》（168号）、《晋唐屑玉杂卷》（170号）、《唐人写经及藏经目录残卷》（172号）、目录中未收的148号等。